

英漢對照文藝讀物

4

# 忙裏偷閒

*Leisure While You Wait*

Samuel Mochord Crothers

原 著

李 露 野  
譯 註

新知書店

英漢對照文藝讀物

4

# 忙 裏 偷 閒

Leisure While You Wait

Samuel Mochord Crothers 原 著

李 霽 野 譯 註



SING CHI PUBLISHING CO.

上海新知書店 印行

• 1948 •

★英漢對照文藝讀物★

4

## 忙 裏 偷 閒

Leisure While You Wait

原著者 Samuel Mochord Crothers

譯註者 李 霽 野

發行人 沈 靜 芷

發行者 新知書店

上海四川北路1999弄108號

香港軒鯉詩道304號

分發行所 各地聯營書店

漢口·重慶

版權所有 \* 不准翻印

三十七年六月滬版

## 目 次

### Contents

忙裏偷閑.....	1
Leisure While You Wait .....	35
論鄉居.....	9
On Living In The Country .....	47
我的朋友.....	8
A Friend of Mine .....	63
旅伴.....	21
A Fellow-Traveller .....	67
論友誼.....	25
On Friendship .....	73
我們的身體.....	28
This Body .....	78

# 忙 裏 偷 閒

Samuel McChord Crothers著

和讀悠閒的文章已經寫出了很多了。悠閒的寫作和悠閒的閱讀被人讚賞為有益於靈魂的健康。精神不應當永遠緊張着，却應當有些空閑的時間，在這時間中不作任何種工作；至少不作任何勉強加在我們身上的工作。智力應當有閑暇在水的發源處使自身更新。不應當使它成為一個發喘的抽水機，從半滿的儲水池裏抽水。應當有一種不費力的豐裕感覺。

對於這一切我們都同意，但是有一種考慮是使人痛苦的。培養悠閒似乎要費很多的時間呵。

『有學問的人的智慧，』昔拉須的兒子（註一）說，『是從閑暇的機會得來，事情少的人將可變為聰明。』於是她轉向不屬於有閑階級的人，並滅熄他們求智慧的願望。這是他們的生活情況所不能得到的奢侈。

『把着犁並樂於執刺棒，趕牛並從事勞動，談話也離不開牲畜的人，怎樣能得到智慧呢？每個日夜工作的木匠和工頭也是如此。鐵匠也是，他坐在鐵砧旁邊，注視着鐵工，並和爐火的炎熱奮鬥。』至於『坐在那里工作的陶工，用腳轉着輪，眼睛不斷的看着他所作的東西的式樣，』他的情形也不更好。

他說這些忙碌的人都是必要的。沒有他們城市便不能住居。『他們維持世界的現狀，他們的慾望是在他們用手所作的工作。』他們是很有用的，很少不了的，但是他們沒有閑暇變聰明。他們的心智不能適當的成熟。『他們不能主持正義並宣判，在說比喻的地方是找不到

他們的。」

是這樣情形，不過這不是全部。技巧的手藝人不是唯一的因為缺乏閑暇的機會而受犧牲的人。智識階級，在他們的興趣高度專門化的時候，覺得不容易使心智自由活動。目的在所謂『有結果的學問』的人，沒有時間『在說比喩的地方』從容的坐着。比喩必須截短。若是只有事情少的人才可以變聰明，那麼，大學教授的希望便很少了。陶工用腳轉着輪，眼睛不斷的看着所作的東西的式樣；哲學博士學位的辛苦的候補者，看着他所作的論文的式樣：這其間有什麼分別呢？一個學者的團體，他們的工作被效率專家限定，和其他組織得很好的實業家的團體，在什麼地方不同呢？完全工作而沒有遊戲的結果（註二），是難得逃避的。

以大企業的話頭來想一切的事情，已經成爲我們的習慣了，但是主張人的全部責任是在忙碌這樣的信條，我們有時是要反抗的。當然我們生來不是要將我們的一生在不自願的奴役中度過。時時我們樂意怎樣作便怎樣作，一定是正當的。但是我們怎樣能找到時間從事這樣可稱讚的偷閑呢？這是引起人焦思的事。

福朗圖（Cornelius Fronto）給他的學生瑪卡斯·阿里黎阿司（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）（註三）一封信，從健康的觀點談起這件事。這位年青皇帝的良心是一個工頭，要求着不斷的勞作。福朗圖提醒他，一個人懷着最好的心意，也可以因爲過度的緊張，將自己可以有用的力量毀掉了。

『環境向你所要求的是什麼呢？不是研究，不是勞作，不是職務，什麼弓是永遠拉緊的呢？』

他向他提示，他對於羅馬帝國的最好貢獻便是要養成一種心境，在每天的工作之後，準可以睡一夜好覺。他力勸他不要用拖長的凝視去看他的職務。『學着閃眼。』對於這位嚴肅的畫廊派（註四）哲學的信徒，這是很好的忠告。『記住你的父親，那位神似的人，他在克己和正直方面勝過其他的人，但是他知道怎樣舒散精神。他釣魚，

並對小丑歡笑。」

於是福朗圖將他的忠告寫成寓言的形式。開始的時候，父神偉夫（Jove）（註五）將人的生活分為兩部份，使它們有同樣的價值。他指定白天工作，夜晚休息。但是他沒有想到創造睡眠，因為他認為當然人人都够聰明，會在醒着的時候休息的。

但是一點一點的，事務開始侵佔指定供休息的時間，神和人都陷入了將黑夜變成白天的壞習慣。第一奈泊屠（Neptune）（註六）抱怨說疲倦。他說波浪是這樣不靜，他的全部時間都要用來忙著想法制止它們，並且使它們不要侵佔到海岸。

普魯圖（Pluto）（註七）報告說，陰府（Hades）是這樣擁擠和吵鬧，他簡直就沒有閑暇供自己沉思。『他有一條看守的狗（註八）・使任何想要逃走的陰靈恐懼。它有三個喉嚨可以吠叫，三張大張着的嘴，三幅可怕的牙齒；但是他對於可以發生的意外仍然焦心得很，他得不到休息。』

『於是宙比特（Jupiter）詢問其他的神，發現了他們全將黑夜變成白日。所以宙比特創造了睡眠，並使他掌管夜。』必須有一個時間・人可以『忘記車的急馳，馬的雷鳴。』福朗圖勸告瑪卡斯學習睡覺；一直到他能學着在醒的時間內休息為止。

瑪卡斯・阿里黎阿司對於這忠告的回答，是用疲倦的企業家的口氣寫的：

『向我的先生福朗圖致候。

『我剛接到你的信，我立刻就要拜讀。但是目前我有職務在身，擺脫不了。同時，我很忙碌。』

於是他在信後附加語補充：『口述了上信之後，我在別人用飯時讀了你的信。我將常常讀它，以便知道怎樣休息。但是你知道責任是何等苛刻。』

以為悠閒是用手或用腦工作的人所不能享受的奢侈這種觀念，為有些人所否認，他們主張這是一種心境，不依仗特殊的環境的。培養

這種心境是可能的，所費的時間也不像有些人所設想的那樣多，聖保羅給帖撒羅尼迦人（註九）寫信說：『學安靜，』這是一種心理的運動，很可以向美國人推舉的。但是保羅認為這和一個人的平常活動是完全不相衝突的。他在勸勉安靜之後，緊接着稱讚勤勉的美德。『學安靜，並且作你自己的事，用你自己的手工作。』

抱怨在現時得悠閑要出很高代價的人，容易懷着徒然的惋惜，回顧那永遠過去了的黃金時代。生活在查理·蘭姆（Charles Lamb）（註十）的時代是多麼安閑呵，那時候人可以在舊書中消遣，並享樂自己的思想，用不着看時鐘！

但是讀到蘭姆給他的朋友渥茲渥斯（Wordsworth）（註十一）的一封書信時，人就不免懷疑了。這封信指明：就是在那樣能賞識悠閑的人，悠閑也不是一要便可以有的：

「親愛的W.：我不大能得到時間或安靜來解釋我現在的情況，它是怎樣的不安和煩亂，因為我的有些同事走開，又因為東印度公司在白棉布市場上投機失敗所以付款不足！」

他不得不在夜晚作工，以便趕完埋積起來的事務。『我的工作的性質也是令人迷惑，令人忙迫，使得我的精神受了這樣的搖動：我的睡眠只是不斷夢到我不能作的事務，並不給我什麼幫助的助手，和可怕的責任。……不到這星期和下星期過去，我看不到有安靜一天，甚至安靜一點鐘的希望。』

這聽來是很耳熟的。但是在一個括弧中，蘭姆使我們參透了一個解救這種情況的秘訣。他說：『（我是向北部連接數州印花稅徵收員W. W. 君，並不是詩人W. W. 寫這個話。）』東印度公司的書記，和『北部連接數州』的印花稅徵收員在抱怨工作過度的時候，『遠遊』的作者和『伊里亞抒情文集』的作者並不大受影響。不用於事務上的斷片時間，他們準備着享受。不錯的，渥茲渥斯得到很多的時間為自己應用，但是蘭姆不得不在倫敦的大街上沉思。我們也同樣可以看到一個愛美的鐵路工人在鐵道兩旁的空地上，培植他的小小的花園。

，公司並不介意，這却給他真正的快樂。

談到鐵路兩旁的空地，使我想起 "Leisure" (閑) 這個字是從拉丁文的 *Licere* (被允許) 演變來的，而且和我們的『License』(准許) 這個字有關係。它包含這樣的意思：在不羈嚴格的功利用途所需的時間之內，允許我們屬自己的快樂作一點事情。允許我們種植鐵路兩旁的空地，只要那些點綴並不妨礙火車的通行。所以湯姆·布朗 (Sir Thomas Brown) (註十二) 在不羈行醫佔去的鐘點之內找出時間，摘記下使他歡喜的思想。他說他的書是『我在閑暇的時間作出的』東西。這種閑暇的時間不總是大量來到的。閑暇在必須一點點分回得來的時候，往往便更被珍視了。

任何人所能支配的閑暇的鐘點，數都是有限的，而且它們在一生中的分佈，也往往不是個人所能過問。威廉·潘 (William Penn) (註十三) 的『幽居之果』是被迫退休一季的結果。但是潘是個很有錢的人，而且是個教友派教徒。在閑暇方面可以看他是個富豪。我們多數人只能斷片的得到幽靜。

可是人若注意尋求時，閑暇的機會是何等多，也是很堪注意的。我們聽說，就連一個原子也比人所想像的要廣大。一個電子在它的廣闊的空間中活動，好像一個孤獨的行星。而且人在一分鐘內也可以得到大量孤寂。我們的思想在每一個來到時若給以從容的時間，它們用不着匆忙擁擠。從作罷的約會可以得到許多斷片的時間。有許多有益的等待的時候；等電車，等牙醫，等主席為其他委員會耽擱的委員會開會。在最忙碌的一天中，有時候不因為我們自己的過錯，意外的我們空閑下來了。在這些偶然的間隔中，也許沒有時間使更精美的幽寂的果實成熟，但是至少有時間使短暫的思想生長罷。守時的人在等候不守時的人時，有許多這樣的時刻供自己獨自沉思。

心是它自己的安身之所，而且自身能創造出匆匆到了阿克狄谷 (Vale of Acrey) (註十四) 的感覺。五道街和四十二道街 (註十五) 的交通警察，像摩西在紅海一樣 (註十六)，慢吞吞的動着手。

分開交通的浪，使匆忙的人們可以平安的過去：什麼地方能比這時在他心裏有更多鎮靜的安息呢？

要利用這些飛馳的機會，人必須能很快的統管他自己的心。他不僅必須能够發動他的心理的機器，也必須能够在它無目的活動着的時候停住它。這是更難的事。有許多人使他們的心不停的在同一事情上轉，所為的原因，正和開不好使喚的汽車的車夫，在車停時還使汽機動着是一樣。他恐怕假如發動機冷了，他便再搖不動它了。可靠的自動的機器要省去許多的消耗和損壞。

在作事的時間之後，有系統繼續下去的那些活動，我不能把它們包括在『悠閒』這好聽的名目之下。不久它們便變成必須要作的事情了。有些在時間上吝嗇的人，抓住空閒的每一分鐘，並使它生重利。他們從他們的投資希望得到明確的收穫。聯繫嚴密和事先計畫的一切心理的活動，都應當分在『超過時間的工作』這項目下面。在我們真正閒暇的時刻，意料以外的事情發生，假若沒有事情發生呢，我們也並不介意。我們作無益的事，因為它使我們歡喜。我們讀一本書，因為它在跟前，而且看來引人。這是以近便為第一的事。心門的栓是開着的。我們接待隨隨便便的思想，偶然吃驚的發現、我們不知不覺的接待了智慧。我們的態度好像伊利莎白（Elizabeth）的大臣包爾列爵爺（Lord Burleigh）（註十七）一樣，他在一天工作完了的時候，會將制服扔到地板上面，說道：「我的財政大臣，躺在那裡罷，直到早晨我來叫你的時候。」在健康的心裏，一種責任和另一種責任之間有着隔離。這使它們不致互相磨損。這些安慰人的無憂無慮的中隔期，若不過度的延長，是很恢復元氣的。包爾列爵爺早晨興高彩烈的再穿上制服，因為他能那樣輕輕的拋開。

悠閒和許多工作能够相容，是我兒時從姑母福蘭西斯（Frances）學知的。她是一個鄉村醫生的妻子。她有十二個孩子，住在一所大而散漫的房子裏，計畫這所房子並沒有想到節省脚步。可是她從不匆忙。福蘭西斯姑母家裏的一種特殊的東西便是『當你』。它免去了無窮

的煩慮。無論什麼東西丟了的時候，我的姑母總安安靜靜的說：「你大概可以在當你上面找到」；我們通常總是找到的。

『當你』是從地下廚房到住室去的樓梯上頭一片寬廣的地方。家裏的人在上樓時往往兩手拿滿了東西。在這樣情形之下，他們容易放點東西在梯頭的地方，很有把握在下次再走時，東西會在那裡等待他們。『當你上樓』或『當你下去』時會找到一件家庭用具這句話，最後減縮成一個地名了。

我以為每個有秩序的心都應當有一個當你。它並不像一個樓頂，你想到會再用，可是永遠也不會用的破家具，你都堆到那裡去。

有些職務你暫時放下，因為你手邊的事太多了。你不願把它們放在你會忘記了它們的地方。你願把它們放在一個地方，可以不費許多麻煩重拿起來。它們在那裡清清楚楚的可以看到。你覺得你已經作到今天力量所能作到的地步了。你明天打那條路前來時，重拿起來它們倒是一種快樂。同時它們在當你上面是十分安全的。

---

克羅澤爾 (Samuel McChord Crothers) 是美國的傳教士，演說家，和抒情文的作家。他在一八五七年生于伊里諾乙 (Illinois)，曾在普里斯登 (Princeton) 和哈佛 (Harvard) 等大學受教育，於一九二七年去世。

註一：『聖經』『舊約』中原有一部書名 "Ecclesiasticus"，為新教所不承認，所以普通『聖經』都不收。昔拉須的兒子 (Son of Sirach) 據說是這本書的作者。

註二：英國有一句諺語說，"All Work and no play makes Jack a dull boy."

註三：瑪卡斯·阿里黎阿司 (A.D. 121-180) 為羅馬皇帝安唐尼阿司·派阿斯 (Antonius Pius) 收養，復以女嫁之，後即繼派阿斯為帝。篤信畫廊派哲學。著『沉思錄』 (Meditations)。

註四：畫廊派之創始人任諾（Zero, 342?—270?B.C.）在雅典的Stoa Poecile（意即「畫廊」）講學，因以得名。主張抑制感情，克苦耐勞，不主張以快樂為人生目的。

註五：爵夫即宙比特，為羅馬神話中的主神，等希臘之宙斯（Zeus）。

註六：奈泊屠為海洋的神。

註七：普魯圖為司下界的神。

註八：即塞白路司（Cerberus），蛇尾有三頭。

註九：帖撒羅尼迦人（Thessalonian）為新信基督教之數徒，引語見『新約』保羅給他們的第一信第四章十一節。

註十：蘭姆（1775—1834）是英國最重要的抒情文作家，以筆名『伊里亞』發表『伊里亞抒情文集』及『續集』最有名。曾在東印度公司（E.I.H.）作多年書記。

註十一：渥茲渥斯（1770—1850）是英國詩人，『遠遊』是他的長詩。

註十二：湯姆·布朗（1605—1682）英國醫生和散文作家。

註十三：威廉·潘是英國教友派教派（Quaker）。教友派喜安靜，簡單，和平生活。

註十四：阿克狄谷即阿克狄亞（Acadia），為古希臘伯羅奔尼撒司（Peloponnesus）中部高原，曾有田園詩流行其地，並影響以後羅馬詩人，所以這地名便成為代表安靜單純的田園生活的名詞了。

註十五：紐約的繁華街市。

註十六：摩西（Moses）領希伯來人出埃及，到紅海，向海上伸手，上帝便使海變為乾地，使他們過去。見『舊約』『出埃及記』十四章二十一至二節。

註十七：伊利莎白（1533—1603）為英國女王，包廸列爵爺（William Cecil, 1520—1598）是她很信任的大臣，四十年中許多大事都依他的意見決定。

## 論 鄉 居

David Grayson著

為什麼拿不容易賺得的黃金

和人去冒險？

買五穀播種——你的弟兄泥土

會百倍償還——

大地絕不失信。

印度諺語，阿塞爾·吉特曼譯。

在城和鎮裏有好多人懷着私心的渴望，要回到安靜的鄉間的地方，有一小塊土地，並且耕耘它；他們的數目是可驚的。對於有些人，這只作爲春季的一種令人不安的疾病出現，而且在鄉村的道路上轉一兩回，看一看山，或者在海邊過一天，便可以治好了；但是對於另外一些人，這種鄉愁却是根更深，匆匆的訪問是不能使它安靜的。這些人必須確確實實回到家裏去。

近些年中，我接到朋友們許多信，問到鄉間的生活，但是我在這里住得越久，我知道得越多，我便越不能回答他們——至少不能簡短的回答。這就彷彿有人來問：『愛情是值得嘗試的嗎？』或『你以為宗教怎樣？』因為鄉間生活對於每個人都是一種新鮮，奇異，獨創的冒險。我們享樂它，或者我們不享樂它，或者更可能我們兩樣都有。它是充滿了冒險滋味的，或者它是無聊而且不幸。若是我們有充分的技術，我們可以從土地得到全部或一部的生活，或者我們可以從少數英畝心愛的土地中，得到靈感和力量從事他種工作，無論這種工作

是什麼。有許多人像伊拉克 (Irassia) 的摔交人一樣，每次腳一觸地，力量便更新了。

在世界一切的地方中，我相信沒有一個可以敵得上開闊的鄉間或鄉下的市鎮，使人能將生活過得最充實、最自由，並且遇到生活上最大的變化和美麗。因為現今一切鄉間人都可以有城市——一個離得不太遠的城或鎮；但是美國幾百萬的男女並沒有鄉間和鄉間的觀念。他們從生活中有怎樣的損失！

反對鄉間生活最壞時的不利各點，我是很知道的。在最壞的時候，有漫長的鐘點，很多孤獨的勞動，和小到可憐的入款。苦工，是的，特別是對於婦女，而且還有寂寞。但是那里沒有苦工，在人貧窮的時候——在生活最壞的地方？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鄉間的苦工，和城市的公共住宅，城市的製造廠，工場，流汗的商店裏那種慘澹寂寞的苦工，可以作一時一刻的比較。而且在近些年中，鄉間生活的苦工和寂寞，因為汽車，電車，電話，鄉村郵局，和氣油機，已經逐漸在消滅中了。我曾經看到過一架機器在一天中所種植的土豆，和人用手在一周期中所種植的一樣多。

人和自然面對面的時候，確實要遇到許許多的討厭和煩惱的事。你收拾好較高的地畝種桃樹：夜間鹿從山上下來，吃光了嫩葉子；或者冬季田鼠在雪下活動，剝去一圈樹皮，使它們死掉了。一季下了太多的雨，土豆在地裏爛掉了，烏鵲偷穀，沒有人看望時蜜蜂結隊飛跑了，母牛悶死了牛犢，鷄蛋孵不出鷄，一天的暴風雨毀壞了生長一夏的莊稼。和昆蟲，植物病傷，菌類不斷的戰鬥——一種真正的，艱苦的戰鬥，無論冬夏都不能停止！

一年一年的應付土地的安靜的同人死作對，也是一件事。它固然是有耐性的，但是它絕不等你很久。為種植，為耕耘，為收穫，都有一個選定的時期。你接受挑戰嗎——那很好，你會有機會戰鬥！你不應戰嗎？沒有抱怨。土地歡快的生長出野生的黃色的芥，蒲公英，和藜——不管你怎樣，它是要生產並且美麗的。

就連耕耘小小一片土地的充分的滿足，你也不能經過第二道手得到。要被承認爲屬於鄉間的人，必須有汗和疲倦。

有一天我和狄克在挖一條溝，要流過果園，最後和四年前所安的地下水道相連。我們將瓦筒安置在約二呎深的淤泥下面的小石子裏，用塗黑油的紙蓋住開口，於是墊上小石子。是晴朗涼爽的下午。在下面的田地裏，一個農人在工作着：我可以看到在他牽起來時，黑暗大地的擎起的滿閃光。草場上的草是濃綠的顏色，新出的雛鶴在院子裏很活動，聽母鶴的呼喚跑過去：果園的樹葉已經顯出綠色了。在那里和狄克工作的時候，我有一種奇怪的很深刻的感受，覺得我重新更親切的主有了我的土地。因爲權利不真正隨着簽字和紅印轉讓，也不因金錢從一人的手變到另外人的手，却是爲了真正的主有，一個人必須按照最古的規律服役並工作。沒有減輕和講價這樣的事。以爲可以用更容易的條件，得到鄉間生活的最大快樂的人，是錯誤了。

但是假如一個人給他的地排過水，牽過，上過肥料，種植過，收穫過它——即使只是少少幾英畝——每一竿地他都會多麼認識和喜愛呵。他知道濕的，有石的，最溫暖和最肥沃的各片地方——直到他的地畝有了人格的特性，他的每種特色他都知道。他也同樣知道他的馬牛豬鷄。在初春溫暖的天氣，搬出蜂房，使蜜蜂在陽光中第一次飛動，是一件美事。它們是多麼乾淨呵！以後再看着它們從楊柳弄了滿身黃花粉回來！觀看櫻桃和梅樹開花，在我們約在五月一日，果園裏其他的樹都似乎還在沉睡，也是一件美事。看着家畜在春天第一次被趕入綠色的草場也是一件美事。最美的一件事是在旱了幾星期之後，看和聞到玉蜀黍地裏的雨。它怎樣輕輕的從灰色的天空中下來呵，最初的一些滴濺起泥土來，在乾的土壤中消失了。於是雲彩掃過山谷向上去，使草場發暗，並隱沒了小山，以後在雨第一次從玉蜀黍地掃過的時候，有颯颯的雨聲。立刻有怎樣的生命的活動呵！長的綠葉怎樣沙沙作響呵！花穗的快樂的搖擺！你曾經看過那有槽的葉怎樣熱切的捉住最初的每一滴雨，而且唯恐雨終於太少了，珍惜的將它順着幹送下

去，使它最快的達到渴的根嗎？看來是多美的事呵！

在整年的運行中這樣參加的人，不久就對於他的土地，他的花園，他的動物，有一種無法形容的愛。在每棵樹上都有他的思想：在每個籬笆的角落都有他的記憶。正在這時，六月四日，我散步走過我所種的一片黑莓。現在正燦爛的開着白花——香味是濃厚的。我親手栽種這些植物，我給它們上過肥料，栽培過它們，掩護過它們，替它們去過枝，釘過樁支持它們，並每年幫忙摘醬果。它們怎能不充滿聯想！它們結的果比在任何目錄上找到的都更美：而且比任何淵博的植物書裏的都更爲天然和奇異！

這樣愛一塊地方的人，可以終年享樂它。他在漫長的冬天夜半醒來的時候，他可以使他的心到外面的雪野裏去——我作過不下千次了！——並且輪流訪問各部份，漫步走過果園，向每棵樹致敬——在一個小的果園裏人可以熟識每一棵樹，像認識他的朋友一樣——在草莓壇跟前停住，看看葡萄籐，覺得自己打開溫暖暗黑的馬廄的門，聽到馬匹歡迎的輕聲嘶叫，或者去看望他的牛，他的豬，他的鷄，或其他可以養的許多東西。

世間有許多最好的東西，似乎發着芳香從田野，花園，和山邊出來。最大詩人（註一）所說的許多真理，傳給我們，發出開闊的鄉間的香味。他的故事常常是關於播種人，農人，牧人的：他的明喻和例證很常涉及田野的普通常見的美。「看看百合花，它們是怎樣生長。」是在山腰上，他說了他的最偉大的說教辭，而且在最後的痛苦中，他找求一個地方和他的上帝相見時，除了到園子還到什麼地方呢？你說他是一個木匠嗎？是的，但是這件事情我們是準知道的：周圍完全是園圃和田野：他知道園圃，家畜，和土地的簡單程序：他一定在園圃裏工作過，而且很愛它。

鄉間生活在所謂奢侈品上倒可以將人慣壞。農人確實只有很少的現款收入，但是至少他在第一等飯桌上用餐。他可以有最甜美的奶——有威爾遜萬，或者幾百萬美國的男女，一生沒有嘗過真正甜美的奶

——最新鮮的蛋，最成熟的水果。一個人不知道在早餐前摘來，帶露水吃下去的時候，草莓和覆盆子有多麼好。爲他所得到的東西，他固然必須工作和流汗，可是他幾乎可以無量豐富的有這些東西。而且全不想它們的代價。一個從鄉間到城市的人，看到兩穗甜玉蜀黍買二角或三角錢，一碟覆盆子賣二角五或四角錢，而且兩樣就是在最好的時候，和他每天可以從園子裏趁新鮮摘來的也在質上不能相等，他常常覺到不舒服。人用不着用吹噓的神氣說這個話，却作爲簡單的事實的敘述：因爲送到城裏去的水果，幾乎總要在真正成熟之前摘下——將太陽和露天空氣所給予的那最後的完滿香味喪失了：而水果和菜蔬，以及奶和蛋，從手拿和船運所受的損失，比多數人所想像的要多。通常總將農人的生產形容成艱苦的，這些東西可以拿來作爲抵消物的一種。

製造廠或工場的工作，和許多各種的城市工作的最大苦惱之一，便是它的無窮的單調；同樣的程序一點鐘接着一點鐘，一天接着一天重覆。在鄉間確實有單調的工作，但却少有單調。沒有一件工作繼續很久：事事都隨着四季有無限的變化。程序不是重複的，却是創造的。自然憎惡單調，她是永遠變化和不安息的：發出暴風雨將割草人從田地裏的忙碌工作趕走，下雨停止犁地，或下霜催收蘋果。一切都充滿冒險和變化！作農人割了兩點鐘草的人，在機器壞了的時候，必須突然變成鐵匠，用螺旋鉗和鉗去修理；當天再晚些時，他變成了擠奶人、蹄鐵匠、馬具匠、商人。他將事事都作得頭頭是道，沒有一種知識他不能應用！誰能比他更自由的作一個公民呢：誰能比他更自由的參加市鎮的會議，並且在那無數的小職務（這些在我們的民主國家之下，成爲穩固的組織）中擔任一種，來服務他的國家呢？

去年秋天，我想在我在鄉間所作的任何工作中，剝王蜀黍要算最近乎單調了。我臆斷在西部的玉蜀黍地裏，剝皮一繼續好幾個星期，那大概會成爲真正單調的事。但是我不久便發現，就是對於這樣重覆不休的事，也有一種奇怪的巨報。